

四月上旬，李維史陀與我

給克勞德·李維史陀

縱或我們對「失敗」的描述性定義絕對不可共量

雖則吾輩亦曾在年輕不知事時

嘗試將你的精神形貌供在自己心中樸素的神龕

且將之視作展現嚴謹智識平衡的絕佳範例

儘管這不過是一幅迢迢座落於我想像的西方

（屬於過往卻不過時的）昏蒙的鏡像

以至乎，如若我竟還能夠

謹遵你的結構分析之鐵律

則相對而言，所謂「成功」

無非那樣或這樣

無關乎成敗的二元性

我如此有幸，曾短暫投效一個充盈了張揚快意的活力

向著四地熱切開疆拓土

亢奮無比的文明。

就我記憶所及，不止乎認知上有效的一份共享關係

我們之間似更有著某種類乎感官的聯通

譬若，我也總是這麼好奇

想仔細端詳，想好好把玩

你鍾愛的那些藏品：鼻環、聚靈架、投槍器與卡奇納面具……

（幾乎難以指點它們清楚的來歷，始終戮力迴避

系統命名語言的挾持

是要人親身體觸，是要在人的意念裡

發揚整個真實世界帶有繁複細節的倒影……)

李維史陀之於我，是否一如

一九六〇年代與巴西、波洛洛人或卡都衛歐人之於李維史陀？據此，恐怕

我也還不敢斗膽逕稱它是一種精神鄉愁的遞移律

(畢竟，世間有著太多並不真實

甚至超真實的文化座標系。

譬若，我始終牽念不已的八〇年代臺灣

其實不過是一極小的偏鄉，一蒙昧小兒咫尺方寸日常裡

短暫管窺得了的風土形貌。而我因童年無來由生出的殷殷嚮往

不得不將大量想像寄託其上的那一個香港，亦不過是

一個缺乏精度，從完全不平滑的歷史橫斷面泥沙俱下

凌亂無序，以至乎失真，以至乎浮泛於螢屏洶湧的光影浪潮之上

漲落無由的，不甚牢靠的幻象。

轉瞬它們便從浪尖上落下，散碎成浪沫。

它們註定了轉眼即逝。

我該明白，如上種種一己感性之歸宿

相對於現實維度更長遠有力的沉寂，乃不過是一種剝迫的論定

一種位處東亞一隅短促且密集閃現的聲色頻率

此其間，我與它們或遲或早必要建立一份離闊的對應關係

是否，這也是基於深層結構無法被繞開的一種普適原則？)

二〇〇〇年代，某燦燦然春日

將不可計數的盛綻的杜鵑擱置

在校園幾乎杳無人蹤的圖書館

我不意翻讀到的是龔卓軍撰寫

臺灣書店刊印的一本《文化總譜與變奏》——

記得也是類似現在這樣一個微涼的四月天

我所發現的新大陸，乃是專門備予虛無主義者自由出入的一座終極樂園

一個無人稱的，非所有格的，比之怎麼看都顯得迂闊詭怪的現實

簡直過分恬美的世界

（因此，我得以不必費心理會「時間」這一名窺牖小兒……

此其間，十數年忽焉逝去

彷彿一切沒有真正變衍，惟一的差謬乃是我的心智逐漸荒墮

衰弛，彷彿在這漫漫時間的跨度裡

我惟一僭取過的真實的歡愉

實是作為一介潔身不與的遠觀者

親臨一份關乎真相的倒錯：

罌粟恆在遠遠的山上，而觀音曾在罌粟的田裡*）

我是不是該好好忘卻這一本書冊？

忘卻它廉價銅板紙造的封皮，枯稻梗般色澤

忘卻它內文粗拙的印字，頁面上蹇劣的配圖，恪守既有秩序的字級與行距

（只當時，這些條件的集合對我隱隱發散著那麼一點迷人的

過時的古樸氣息……）

但我沒有能好好忘卻。十數年就此忽焉逝去
隨後又饒富興致添購回家的《憂鬱的熱帶》、《野性思維》、《神話與意義》
還沒有給弄丟，它們還頂著它們來時既有的無形冠冕
抵押著我時發的空虛與無聊無賴
快意或不快意，經久佇在書架上
極稀罕地，偶爾也落在我掌上。
結構主義之於我，是否
亦如其之於歐陸思想界
如白駒來去。
蹄塵曾經飛揚
蹄塵今已落散
（皎皎白駒，食我場藿
繫之維之，以永今夕）
李維史陀之於我竟是這樣平白無故抵達，未及別過
便又任我雙手空空自去？

「……我們註定了只能取得
一些受過汙染的回憶。」
（請容我這樣去脈絡地擷用摘句）
如今這是我生活裡偶發的即興消遣，是我與我的藏書共有的默契
重返李維史陀譯本
每每能夠為我帶來一份無害的過度的潔淨。
時在週末午後，作為外出運動與烹調煮食之間
漸弱拍子裡的填充品……

（親愛的克勞德，我仍樂於獲悉你那些孤僻難處的行事
且欣於得知原來你亦曾驅車駛入那一條我也悠然受困其中的狹巷
它總是要讓拘謹的保守主義者備感自傲，拚命
摠著無人聞問的高聲喇叭以為自娛
原來你也經常帶著些許負氣，你也這麼愛揮著手驅趕野地侵擾的蚊蠅般
去撕掉那些黏貼在你的燈草絨襯衣胸口上的惹人厭的標籤）
似乎，偶爾在週末
我仍能夠看見你時而向我緩步走來（我是如此有幸）
是你恐怕絕然意想不到的一個相對快樂的你
一個恐怕是最快樂版本的克勞德
轉蓬般且無依無傍且懸蕩且迷惘
（料必你會同意的，這並非太過通達，並非真正精於世道的你）
——這還是大戰時，而你只是外交使館裡
一個被迫趨往迎來，鬱鬱不得志的參贊

而所謂生命，於我
時是受到高氧壟罩
想像自己可以領受烈火燎燒
一堆意念稀疏的乾草。

但願來世我依舊空乏如是，熱情如是
卻是異地而身處於十八世紀前
南美某一個業已被適度的野蠻溫柔浸漬的水岸
我要認真打獵，挺身與鄰居的部落爭鬥，養兒與育女，並護衛我族人
甚至我也願學習如何編織衣物，怎麼採集果物

要為了能在夢裡獲得更多有效的啟示，設法安穩睡眠。

「我並沒有太多社交的興趣

我的本能是避開人群

並回家去。」某一次訪談裡你如是說。

繼而，我又信手翻讀起一本談述你的生平的書冊。

這是我進入廚房料理晚餐前的一首

聲色清亮的間歇曲（它予我以一種

比之超市購得的佐醬料更加有滋味

卻隱隱帶著悲觀與宿命色彩的沉思）。

感謝你，李維史陀

這樣就是我「成功」的一日

儘管並非那樣，雖則不是這樣

縱或「明日」必是尚未烹煮的

而所謂「今日」或許不過是將一種過膾的熟食轉化作另一種相對易入口的熟食

並謙卑地徵調它以供輸一己卑微生命眼前所需的平靜與力氣的過程。

* 原句襲掠庾弦詩。

（二〇二一・四・一五）（二〇二一・一一・八、二〇二二・九・二六，修）